

漢語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之量性對比分析*

李菁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摘 要

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重疊形式不但多種，更遍及各種詞類：動詞、形容詞、名詞、副詞、量詞。本研究主要針對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的特色進行對比，以了解此二詞類之重疊式（AA、AABB、ABAB）與基式（A、AB）之間的量性變化關係；最後佐以 59 位臺灣國語使用者的語法判斷測試結果，對動詞、形容詞重疊式進行對比。除了從構詞形式、語法意義、語法規則等方面加以對比外，更探討形容詞與動詞重疊式的典型型態及其語法意義。依統計所得，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程度加深；而動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狀況複雜，顯示影響因素多而雜。最後，本文根據對比分析所得對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進行教學排序以利未來對外漢語教學。

關鍵詞：動詞重疊式，形容詞重疊式，對比分析

一、前言

漢語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更是二語習得者學習的難點。漢語重疊式不僅遍及各種詞類，如：動詞、形容詞、名詞、副詞、量詞；而且其變化形式更是多種多樣。因而對於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士而言，重疊式難以掌握，因而常有偏誤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教授給予詳細而寶貴的意見，使本文論證得以更加完備。同時感謝臺師大鄧守信教授於漢語語法、陳俊光教授於對比分析，以及彭森明教授於統計學的教導，奠定本文研究的基礎。本文所有文責自負。

** 本文作者現為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兼任臺科大推廣教育中心華語約聘講師。電子郵件信箱：leeseven2@hotmail.com。

的情形產生；尤其在對於原本就容易混淆的動詞、形容詞兩類，更是有不少的偏誤現象。像是常有「研究→*研研究究」、「洗澡→*洗澡洗澡」等偏誤狀況。

本研究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之重疊式進行對比，以了解此二詞類之重疊式(AA、AABB、ABAB)與基式(A、AB)之間的量性變化的關係。除了從文獻中對於重疊式的構詞形式、語法意義、語法規則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之外，本研究更採取量性研究方式進行驗證。研究中統計 59 位臺灣國語(Taiwan Mandarin)環境下其母語使用者的語法判斷測試結果，以此作為對比分析所得結果的驗證。其中探討主軸更鎖定於在動詞形容詞間共同具有之量性特徵的基礎上，以語法判斷測試結果探討形容詞與動詞重疊式的典型型態及其語法意義。冀望藉此研究之對比分析與母語趨向性用法之測試，能提供適當的漢語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式教學排序以利教學者。

二、研究範圍界定

(一) 重疊式性質界定：

根據學者(石毓智, 1996; 徐烈炯、邵敬敏, 1997; 李珊, 2003)的研究, 漢語的重疊形式區隔為構詞重疊(例如: 爸爸、媽媽)以及句法重疊(如: 看看、好好)二種。其中, 後者句法重疊的基式與重疊式之間的意義和句法功能都隨重疊而變, 屬於語法層次、構形手段; 而前者之構詞重疊則是詞彙的一種類型、屬於構詞手段, 有些甚至不存在基式。筆者在此同樣將構詞手段的重疊式區隔於本文討論的重疊式之外; 將研究範圍界定在有語法意義以及句法功能的「句法重疊」的部分。

然而, 細觀石毓智(1996)的研究, 其從一個典型型態(morphology)的角度定位各詞類的重疊式, 提出: 重疊式使各詞性基式「定量化」。並說明所謂的定量化是指「詞語通過某種語法手段賦予其概念以數量特徵。」「不論哪個詞類, 基式都是中性量的, 而相應的重疊式則是定量的」(石毓智, 1996:2)。這樣的觀點認為: 任何可以重疊的辭彙皆應具備「量性」。即便是名詞, 可重疊之名詞通常也兼有量詞作用, 與量詞同樣起「遍指」的功能。故以下本文在針對其他疑近於句法

重疊的部分，也同樣從量性變化的角度加以釐清，例如：

①陣陣掌聲→「一陣又一陣」掌聲

雖然表面上屬於量詞重疊，而且非構詞重疊，但是其「陣陣」並無「遍指」（每一陣掌聲）的功能，而應該是「一陣又一陣」的縮略（石毓智，1996）。筆者認為此種重疊應屬「修辭」層面，非「句法重疊」。

②動詞一般式：ABAB 式→「閃開閃開」，一個警察吆喝著^{（註 1）}

③形容詞特別式：ABAB 式→這條路筆直筆直

例②中「閃開閃開」表面上像 ABAB 式，但是因為語義上沒有動作的量，又語音上閃開和閃開之間可以停頓，後一個閃開又不讀輕聲，據此李珊（2003:6）提出非重疊式，而是詞語重複。而例③筆直，這一個形容詞在重疊前後都表示同一個極高的量級，在程度上並未因為重疊而定量級、或增加程度；且筆直之間可以停頓。由此，這些狀態形容詞（筆直、碧綠、鮮紅）的重複應用，屬於「修辭」重疊，非「句法重疊」。

目前許多有關重疊式的研究，將構詞、構形甚至修辭層面的重疊式混淆在一起，以至於無法看清楚句法重疊的特徵與真正的語法功能。由上，筆者根據文獻研究，將重疊式的研究範疇限定於「句法重疊」，也就是只探討基式和重疊式之意義和功能不一樣、並有其規律性的構形重疊，而非構詞重疊。同時排除修辭上因縮略、或強調而採行的修辭性重疊（重複）。續將以此為基礎，探討重疊式的特質、語法意義、語用規範，以及從實證上瞭解其量性變化。

（二）選擇對比的詞類

重疊在漢語中是一個極普遍的現象，名詞、量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都可以重疊。何以本文單單對比形容詞與動詞呢？雖然，一如學者石毓智（1996）所言，所有真正可重疊的辭彙都具有量性的特徵，然而在功能上，名詞重疊式是對某一範圍內所有成員「遍指」，起分類功能；而量詞也具「遍指」、指出事物數

1. 此例句引自李珊（2003:6）《動詞重疊式研究》一書中所引楊翰笙〈生死同心〉一文。

量特徵的功能；而副詞本身定量特性不明顯、重疊式有限。因此，筆者在進行對比時，去除共性基礎相對較小的名詞、量詞和重疊式本身數量極為有限的副詞。

反觀動詞與形容詞，二者有其共同基礎，其重疊式對於二者而言均是給予基式一個確定的量級。在使基式「定量化」的重疊過程後，隨著動詞、形容詞的量性特徵的差異，定量的結果將有或大或小的差異。而這個差異性正是本文尋求探討的核心。也就是說，本文在量性基礎下，探討動詞、形容詞重疊式於定量化語法過程中量值所產生變化的歧異性。

綜觀各相關研究（石毓智,1996；張國憲,2000；于江,2001；錢乃榮,2002；李珊,2003），學者對於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式的語法功能，多致力於探究不同語法角色的修飾關係、不同的重疊形式下所表達的功能之差異、重疊式語義範疇、重疊式語法規範的限制等，且卓然有成。然而目前之研究多專注於單一詞類的重疊式之探究，鮮有研究針對不同詞性的重疊式語法功能、語義變化關係進行對比分析，或回歸至基式的本質思考其間之關係。

在肯定動詞、形容詞重疊式皆有量的變化的前提下，學者石毓智（1996）直接點出動詞和形容詞本身的量性特質與重疊後量值的變化有關，並進一步提出所有詞類之重疊式是一種典型型態、產生相當的句法功能、有限定的詞類角色以及句法位置。石毓智（1996）提出贊成朱德熙（1982）之見解，同樣認為形容詞重疊式量級程度的差異與「句法位置」有關。也就是當重疊式在定語和謂語中，表示輕微的程度（程度減弱）；在狀、補語的位置上，則表示很高的程度。

然而，石毓智（1996）的研究中雖已點出動詞、形容詞與其重疊式間有量性的關聯，在研究分析中仍主要從句法位置的差異、句法修飾的關係來考察重疊式量級關係，卻忽略延伸其所指：基式與其重疊式間有量性關聯的觀點，因而未能進一步從重疊式與基式間的關係，探討重疊式因句法重疊這個語法手段而有的量性變化。筆者認為在此文之研究對比中，需先明確抓緊基式到重疊式間因重疊而生的量性變化，才能更加認識重疊式。為確認範疇界定的合理性，後文將續以實證統計方式確認筆者的假設：**重疊式量性程度變化與其基式的量性特徵有關。**

(三) 重疊形式的範圍界定

1. 重疊形式範圍界定——動詞：

劉月華（1984）主張：動詞重疊計有 AA、A 一 A、A 了 A、A 了一 A 四式重疊形式。常敬宇（1996:280）則認為：動詞的重疊有 AA、A 一 A、A 了 A、A 了一 A、A 著 A 著、AABB 等六式。以下分成「AA（ABAB）、A 一 A、A 了 A、A 了一 A」、「A 著 A 著」、「AABB 式」、「AAB（VV 看、VV(O)) 式」四大類討論之：

(1) A（ABAB）、A 一 A、A 了 A、A 了一 A

常敬宇（1996:280）比較在 AA、A 一 A 兩式時說：一般情況下此二者意義不變，若強調動量是一次或一下，則必須加「一」或採「V 一下」。劉月華（1996:89）單音節動詞重疊式之間可以加「一」，如：看看、看一看。若是用於已經發生的動作則加「了一」。所以在 A 一 A 和 A 了 A 以及 AA 之間的關係，劉月華、常敬宇兩位學者基本上採取相同的觀點。其中，重疊式中加「了一」代表完成式時態，大抵無差異，而 VV 式與加「一」或採「V 一下」的形式下是否有差異則多有不同意見。

胡孝斌（1997）仔細分析動詞重疊 VV 式與 V 一下兩類的差異，發現其在構成、意義和用法上其實並非完全重疊。胡孝斌（1997）更表示兩式所表示的「量」並不完全一致；如劉月華（1984）表示採用 V「一下」表示短暫的動作已進行，胡孝斌另說明也表示「一次性的動作」，可見都是非多次重複的狀況，且不用於已然狀況。由上可知，動詞重疊 VV 式與 V 一下、V 一 V 是有差異的，其中動後附加的「一」、「一下」，使得動作的量被標顯出來，所以在動量的變化上，除受重疊式影響同時也受標示的「一」、「一下」所牽制。

由上可以見得，後三式（A 一 A、A 了 A、A 了一 A）可以說是 AA 式的次類、變形。本文由於直接探討基式與重疊式之間量的變化，為免受其他附加字（「一」、「一下」、「了」）的影響，故只討論 AA（動詞一般式 ABAB）式。

(2) A 著 A 著

李人鑒 (1964)^(註2)認為 A 著 A 著 (說著說著)、A 啊 A 啊 (走啊走啊) 這些類重疊式都只是「動詞連用」而不是「動詞重疊式」,並提出不少教科書支持這樣的觀點。由此,A 著 A 著依本文起始部分的性質界定不屬於「句法重疊」,故不列入重疊式討論。

(3)動詞 AABB 式

動詞的 AABB 重疊式,一般將之列為動詞重疊的「特殊式」(陳光,1997)。部分學者(郭志良,1987;張理明,1984)很早便提出動詞 AABB 式可分為兩種,一為 AA+BB 式,即兩個單音節重疊式的結合;另一個為雙音節 AB 重疊式的特殊式(例如:搖晃→搖搖晃晃),其基式結構多為聯合式的複合詞或狀態動詞(郭志良,1987)。

語法意義方面,學者(常敬宇,1996:290;張理明,1984)認為此式表多次反覆、連續不斷的動作行為,例如:說說笑笑、進進出出、走走停停。一般都是兩兩並列的四字格,不單說 AA 或 BB,只有同時出現時才說。而且 A 和 B 之間有一定的繫連。這樣的 AABB 重疊式,因為語義的關係,所以有時回歸到 AB 時,會以為是其基式,例如:說說笑笑→說笑、縫縫補補→縫補。但是其詞性似乎有變,不再如基式。例如:他正在縫補衣服→*他正在縫縫補補衣服→他過著縫縫補補的窮苦日子。反而有一點向形容詞靠攏。所以,動詞的 AABB 重疊式在詞性方面時而頗見爭議。有的認為維持動詞屬性,有的卻認為會改偏向形容詞屬性,動作性變得較弱,接近狀態形容詞(郭志良,1987;張理明,1984;陳光,1997)。

此外,再進一步分析其他類式,像是:進進出出→進出、上上下下→上下、來來往往→來往,指指點點→指點,這些基式與重疊式之間有歧義關係,而不光是語義添加而已。至於:蹦蹦跳跳→*蹦跳,偷偷摸摸→*偷摸,走走停停→*走停,躲躲閃閃→*躲閃,哭哭啼啼→*哭啼,戰戰兢兢→*戰兢,轟轟烈烈→*轟烈,兢兢業業→*兢兢業業,^(註3)等則無此基式。由此,筆者假設此式 AABB 應該並非雙音節動詞的重疊式,而是兩個單音節動詞重疊式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四字

2. 詳細請參閱李人鑒 (1964)〈關於動詞重疊〉,《中國語文》,第四期。

3. 後三個例子來自李珊 (2003:6) 書中例子,參見《動詞重疊式研究》。

格，即 AA+BB。其中部分 AA 和 BB 之間結構鬆散，前後位置往往可以互換，有些則在使用中已經成為固定的慣用格式，例如：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然兩者其間皆可加上頓號而不影響語義（例如：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因而可以得知是 AA、BB 結合產生的重疊四字格，本文歸入 AA 式中一並討論。而另一個狀態動詞聯合式所產生的雙音節 AB 重疊的特殊式（例如：搖晃→搖搖晃晃），也將包含在本文探討的句法重疊之內。

(4) AAB (VV 看、VV(O)) 式

Li 和 Thompson (1982) 曾指出如果為動賓複合詞，且詞中可以插入其它成份，那麼該動詞之重疊式只需重疊前面的動詞，例如：跳舞→跳跳舞。若是該動賓結構緊密不可分，那麼則重疊整個動詞複合詞。李珊 (2003:10) 說明有些 AAB 介於詞和詞組中間，需視其具體語意、結構、乃至語用，影響其重疊結構，但總體而言將 AAB 歸於 ABAB 一類一併討論。而學者張先亮 (1994) 則將 AAB 式歸入 AA 式；王希杰、華玉明 (1991) 從構詞成分思考重疊形式，提出體詞性成分在後時，謂詞和體詞各自保有自己的重疊性和非重疊性，而有半重疊式 AA（謂詞）B（體詞），例如：理理髮、洗洗澡。由上，筆者同樣將 AAB 式歸入 AA 式一併討論。

(5) 小結：

史有為 (1997) 曾就形式平行及語義平行兩方面來檢視動詞的重疊，他認為只有 AA 式是動詞重疊。李人鑒 (1964) 也說：只有 AA 式（含 ABAB 式）才算是典型動詞重疊，張先亮 (1994) 也將重疊式的典型格式限定為 AA 式和 ABAB 式。而 A—A、A 了 A、A 著 A 著、A 啊 A 啊等形式都不算是動詞的重疊形式。

筆者從量性上分析，同意三位學者所言，茲將動詞中真正符合句法重疊、有句法功能之形式，界定在單音節的 AA 式、雙音節 ABAB 一般式、以及 AAB 特殊式，共三式。

2. 重疊形式範圍界定——形容詞：

茲分為形容詞「AA、AABB 式」、「ABAB 式」、「AAB、ABB、A 里 AB、ABAC 式」三大類討論如下：

(1) 形容詞 AA、AABB 式：

錢乃榮 (2002:168) 認為許多動詞有 AA 或 ABAB 重疊式；而許多形容詞有

AA 或 AABB 的重疊式，顯現 AA 或 AABB 是形容詞重疊的基本形式。郭志良 (1987) 則表示形容詞 AABB 重疊式有估量的意義，與基式比起來量加大，至於含有全量的形容詞（例如：雪白、冰涼^(註 4)），無須重疊為 AABB 式而改以 ABAB 式。

聯合結構的詞一般可以有 AABB 型。例如：矮胖→矮矮胖胖、高瘦→高高瘦瘦、清白→清清白白。然而，受語言心理的影響，述賓和偏正結構的詞，一般原本不能重疊為 AABB，但是由於此式有加深程度作用的語感，所以部分也改採 AABB 式：述賓重疊詞（例：認認真真）、偏正重疊詞（例：和和氣氣）。

(2)形容詞 ABAB 式：

同樣地，形容詞的 ABAB 重疊式一般列為特殊式（陳光，1997）。錢乃榮 (2002:168) 認為本身含有程度意義的狀態形容詞^(註 5)不能受副詞（不、很）的修飾，而其中偏正式的形容詞重疊式是 ABAB 式，例如：臉脹得通紅通紅、天空瓦藍瓦藍。王素梅 (1998) 提出狀態形容詞不能採 AABB 式重疊，而必須採取 ABAB 式（特別式），並且進一步提出這一類的雙音節狀態形容詞多與感官有關的詞彙。例如：

- ④他的臉曬得黝黑黝黑。(顏色)
- ⑤女兒矮胖矮胖。(型態)
- ⑥他說話聲音尖細尖細。(聽覺)
- ⑦散發出一股腥臭腥臭的味道。(嗅覺)

王素梅 (1998) 又進一步從結構上指出此類可重疊的狀態形容詞，多為偏正型（例如：尖細、黝黑）與聯合型（例如：矮胖、腥臭），以此反駁《現代漢語八百詞》中所提，認為 ABAB 式此類重疊式其形容詞都是偏正型的觀點。又針對雙音節「性質形容詞」提出：以 ABAB 特別式重疊後，有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表示嘗試、短暫。如：

4. 本文主張「冰涼」的重疊式應為 ABAB 式的「冰涼冰涼」，至於「冰冰涼涼」則是「冰」和「涼」分別重疊後的組合。
5. 「狀態形容詞」、「性質形容詞」：從意義上分形容詞主要有兩種，一種表示性質，例如：高、小、酸、辣；一種表示狀態，稱為狀態形容詞，例如：迅速、緩慢、黝黑、雪白、愉快。

⑧我想換個環境新鮮新鮮。(性質形容詞，表嘗試，偏動詞語法意義)

而「狀態形容詞」重疊後表示程度加深，有誇張的意味。例：

⑨剛粉刷好，牆壁雪白雪白。(狀態形容詞，表程度加深)

⑩他說話聲音尖細尖細。(狀態形容詞，表程度加深)

然而，上述「狀態形容詞」（例如：雪白、尖細）筆者從量的角度推斷，原基式帶有全量的形容詞，當其從基式到重疊式，量性上無法再擴增到更大的量，因此應未能有程度加深的性質，稍後將以實證研究考察之。

(3)形容詞 AAB、ABB、A 里 AB、ABAC 式

《現代漢語八百詞》中認為 A 加後綴 BB 的搭配是習慣性的用語。在此搭配之中，重疊的是後綴的部分，所以還是屬於第一項 AA 式重疊；例如：紅通通、香噴噴、綠油油。有些也可以說是 AB 雙音節重疊後者，例如：孤單→孤單單。不過這些用詞都是有區域性、有限制性的，所以無法成為一個可推衍的形式。而前重疊的 AAB 則更罕見（例：晶晶亮、血血紅⁶），且多僅見於方言；此外還有、A 里 AB（傻里傻氣、糊里糊塗）、ABAC（賊頭賊腦）等，都較為有限。

(4)小結：

在探討形容詞重疊式中可以發現屬於典型型態、具確立的句法功能、能夠推演的形容詞重疊式僅限定於 AA 式、AABB 一般式，以及特別式 ABAB 式。部分學者甚至直接說明：單、雙音節形容詞的常規重疊形式，包含 AA、AABB、ABAB，此三式較接近所謂的構形法，即本文討論的句法重疊。而特殊重疊，包含 AAB、ABB、A 里 AB、ABAC，則接近於構詞法，沒有類推性，只是部分的凝固化、詞彙化之現象（徐烈炯、邵敬敏，1997）。

依據上節討論內容，我們將本研究討論重疊式的範圍確立於動詞、形容詞重疊之 AA、AABB、ABAB 三式。

6. 例子引自徐烈炯、邵敬敏（1997）的研究。

三、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對比分析

(一) 重疊式的形式對比

承繼上文討論，以下列出本文討論之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形式：

基 式	單音節 A	雙音節 AB 一般式	雙音節 AB 特別式
動詞重疊式	AA	ABAB	AABB
形容詞重疊式	AA	AABB	ABAB

單音節重疊形式較為單純，皆為 AA 式；然而，其中主要的差別在於基式到重疊式之間的量性變化。至於雙音節變化形式一般較為爭議，除常見的一般式動詞為 ABAB 式、形容詞為 AABB 式之外，其特別式正好是對方一般式的形式。部分學者（郭志良，1987；張理明，1984；陳光，1997；王素梅，1998）主張從其形式類型可以推衍其詞性特徵，也就是當狀態、偏正型形容詞採取特別式 ABAB 時，其詞性特徵也會偏向動詞；相對地，狀態、聯合型的動詞特別式亦然。

(二) 重疊式的語法功能對比

李宇明（1998）指出「動詞重疊本身就是一種體，因此排斥其他的體範疇標記。」李珊（2003）認為其體範疇是「短時體」，必說明短時體源自於「綿延體」，Li 和 Thompson（1982）則提出重疊式是動詞的表小體（delimitative aspect）。但是石毓智（1996）提出駁斥，認為重疊與體的功用不太一樣。程祥徽、田小琳（1992:181）認為重疊式構詞常常帶有一些語法意義，有些動詞重疊表示動作短暫或反覆、有嘗試的意思，例如：看看、說說。于江（2001）指出范方蓮（1964）^{（註 7）}認為所謂的動詞重疊式，只是動、量組合的一種形式。

7. 詳文參閱范方蓮（1964）〈試論所謂動詞重疊〉，《中國語文》，第 4 期。

以下整理出各家界定之動詞重疊的語法功能範疇：

語法功能範疇	文獻來源
一、短時	王希杰、華玉明,1991;朱景松,1998;呂澍雯,2000;陳前瑞,2001;李珊,2003
二、嘗試	劉月華,1984;王希杰、華玉明,1991;胡裕樹,1992;呂澍雯,2000
三、用在祈使句中緩和語氣(註8)	朱德熙,1982;劉月華,1984;趙新,1993;常敬宇,1996;呂澍雯,2000
四、具有生動描寫作用(註9)	劉月華,1984;常敬宇,1996;李珊,2003
五、減弱動作目的性和明確性	呂澍雯,2000;陳前瑞,2001

動詞重疊式有減弱動作次數或減弱動量的作用(呂澍雯,2000;陳前瑞,2001)。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1980)認為動詞重疊式表示短時態(嘗試態),朱景松(1998)卻認為重疊式本身沒有嘗試意義,主要是受到動作量減弱,對該動作引起的可嘗試的附加感受;並進而呼應李人鑒(1964)、李珊(2003)的觀點,認為嘗試之意是整個句子,或者常與動詞重疊式同現的「看」字所表現出來的。陳前瑞(2001)引用 Smith 的論點將動作分為有終點的「封閉情狀」和無終點的「開放情狀」,認為重疊式的語法意義是使部分動作從開放情狀變成封閉情狀,顯現「量短次少」或「減弱動量」,使動作不能無限延伸重複,例如:

⑪你去睡吧(開放狀態)

→⑪'你去睡一睡吧(封閉狀態)。

⑫他要看這份報告才能做決定(開放)

→⑫'他要看看這份報告才能做決定(封閉)。

8. 學者(呂澍雯,2000;趙新,1993;朱德熙,1982)提出祈使句是動詞重疊式最常出現的句式之一,用以表達較緩和的口氣;常敬宇(1996:280)則認為是因為音節的延宕輕緩表示一種願望、要求和商量的意味;表輕鬆隨便的意味。劉月華(1984)、趙新(1993)都認為重複使語氣輕鬆悠閒。

9. 劉月華(1984)將動詞分為已然動作和表未然動作,表已然時多具描寫作用。李珊(2003:4)也指出形容詞的生動化表達是無條件的。和之相比動詞重疊則是有條件的生動化表達,也就是描述作用是有條件的。常敬宇(1996)也進一步說明表一極快或頻率高的動作、以身體某一部位的所作出之動作,用以表示人的心理,亦能突顯其描寫作用。

然而，學者毛敬修（1985）則對「反覆」、「量少」、「嘗試」、「委婉」等說法表示懷疑；他認為動詞是一種情態，這個情態表現為一個動程，這個動程體現著「量」，這就是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若表示緩和語氣或動作是經常性沒有確定時間時，這些都不表示量，而有輕鬆隨便的意思。例如：下下棋、聊聊天。另外，朱景松（1998）認為動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取決於說話者對重疊式的語感，而把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歸納為三類，並且認為三方面意義相依存，也就是：「量的減弱」以「激發能動性」、而「過程延續」只是能動性被激發後的結果。

1. 「減弱動量」：將動詞重疊式減弱動作量的涵義加以擴展包含動作時間長短、次數多少、動作目的性、急迫性、動作力度、幅度、重視程度、期望值、難度等，其解釋力可以包含更廣。例：請你教教我怎麼做？
2. 「強化動作、變化主體的能動性」：從句式角度說明可以激活動作本身的能動性。例如：醒→醒醒。
3. 「延續動作、動作時間延長」：例：平時看看書。

筆者兼合各家意見，重新以句法重疊之角度思考，並考量從基式到重疊式之間的量性變化，認為朱景松（1998）從較廣的定義界定「減弱動量」較能夠符應不同動作動詞（以及部分狀態動詞）的動量特性。至於動量應為減弱或如學者何融（1979）（註10）所言可以加強，則留待實證測驗統計結果。而動作時間延長而成為延續動作，或是在時量上同步減少的問題也是留待母語者語感來解答。

與動詞重疊式反之，一般研究（錢乃榮，2002:161；程祥徽、田小琳，1992:178；郭志良，1987）認為形容詞重疊卻有加重、加強的意思，如：慢慢的、綠綠的、乾乾淨淨的。學者胡裕樹（1992）則提出重疊的形容詞用來修飾動詞時，表示程度加強，如：高高地舉起，細細地看了一遍。但用來修飾名詞時，不但沒有加重強調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種輕微的程度（即：小稱、愛稱），例如：短短的頭髮、大大的眼睛。另外，石毓智（1996）則提出贊成學者朱德熙（1964）之見解，認為當重疊式在定語和謂語中，表示輕微的程度（程度減弱）；在狀、補語的位置上，則表示很高的程度。

筆者認為形容詞重疊應有加重語義的意思，也就是使形容詞基式之語意大者

10. 詳細參閱何融（1979）〈略論漢語動詞的重疊法〉，《鄭州大學學報》，第3期。

恆大、小者更小，優、劣皆更甚之。針對胡裕樹（1992）、石毓智（1996）、張愛民（1996）從句法位置、修飾關係來解讀形容重疊式程度變化關係，如前所述，已有卓然的研究成果。由於筆者更關心基式與重疊式之間量性關係的變化，故續將不再從修飾關係、句法位置層次討論，而改以觀察基式到重疊式之間的量性變化做為本研究考察的核心。

(三) 語法制約對比

1. 動詞的語法規則制約：

- (1)態：劉月華（1984）分析表未然動作、含嘗試意義時，可重疊的範圍更大。動詞重疊式不適用於進行態，但可用於持續態（呂湏雯，2000；張先亮，1994；趙新，1993）、已然態則需用以表示經常性行為（趙新，1993）。陳前瑞（2001）則直接點出始續體和延續體來說明重疊式的情狀類型。石毓智（1996）認為應將動詞重疊式歸入「塌、摔、倒」等類動詞，代表動作開始與結束重合在一起（筆者按：即瞬間動詞、或稱變化動詞），因而缺乏時段持續^(註 11)的特徵，也就是動詞動作無法延續相當一段時間。相反地，朱景松（1998）認為動詞重疊表示動程的延續。學者陳前瑞（2001）認為有關重疊式是否具有〔+持續〕的特徵，仍需討論，不過偏向認為是具有持續性的。
- (2)詞重疊式與「了一、著、過」：這些動態助詞有著明顯的對立。重疊後不能與之結合（張先亮，1994）。
- (3)動詞的次類屬性：主要是動作動詞，一般非動作動詞、有結果意義的動詞等不能重疊（常敬宇，1996:280）。反之，動作動詞中表持續動作者，一般皆能重疊。部分學者（常敬宇，1996:280；劉月華，1984）針對動作動詞更進一步提出說明，認為非持續動作的動詞（即：瞬間動詞、一次性的動作）如：殺、取消等，往往不能重疊。同時常敬宇（1996:287）提出這些動詞屬性上的限制並非絕對，特殊情形下，^(註 12)有時狀態動詞也可以重疊。然而由於其所舉例子並非典型句法

11. 這裡石毓智是就重疊式語法意義而言；非指實際狀況，所以動作行為仍可能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12. 例如：讓不知道過去情形的年輕人知道知道。在此顯然常敬宇先生將修辭重疊也納入重疊式中來談，仔細分析此句中「知道」的重複，其原屬語義並未有改變，只是在語句層次上有強調、加重語氣的功能，屬於修辭層面上的重複，而非動詞重疊式。

重疊，故筆者認為仍以動作動詞為主，而狀態動詞可以特別式的形式呈現（陳光，1997）。

- (4)語義〔+自主性〕〔-完結性〕：一般而言，動作行為方可重疊，又動作行為是指「主體於主觀上可自動控制者」（王希杰、華玉明，1991；朱景松，1998；陳前瑞，2001）。無法控制現象的非自主性的動詞，重疊後只表示變化的句子（例如：吹、刮（風））（朱景松，1998）。非自主的雙音節動詞一般不能有重疊式，但是狀態意義較強的動詞可以進入特別重疊式（AABB）（陳光，1997）。朱景松（1998）也提出具完結性語意的動作不能重疊，試比較：「建立外交」和「建立友誼」前者不能重疊。
- (5)構詞結構限制：王希杰、華玉明（1991）就雙音節動詞而言，分析動詞的構成成分加以分析，認為部分具體詞（N）結構者，將影響其重疊。同理兩個構成成分都是謂語（V、A）者，往往能重疊。部分動補結構（例如：擴大）由於補語已經說明動作結果，所以是一個〔-持續〕的動詞，石毓智（1996）認為仍然可以有時段持續特徵，可以跟「著」搭配（例如：她們正擴大著自己的影響力）、並且都可以重疊（例如：她們想趁機擴大擴大地盤）。陳前瑞（2001）也說具有〔+完成〕特徵的動補結構多數不能重疊，但是當謂語表遞增遞減程度時，仍能自如地重疊。
- (6)句子結構：句子結構也是決定動詞能否重疊的因素，例如：把字句中的光桿動詞一定要重疊（例：把地再拖拖）；由再、就等連接的兩個動作行為中，其前面的那一個動詞一定要重疊（例：洗洗手就來、商量商量再決定）；相反地，在兼語句中作謂語時，若欲採用重疊式，則前一個動詞不能重疊，往往改以第二個動詞重疊，例：快去叫大媽來檢查檢查（常敬宇，1996:280）。此外，王還（1963）認為否定的句式，通常不用重疊形式。^(註13)但也有學者提出能採否定修飾，有含有埋怨、批評的意味，實際上所表示的還是應如何做，也就是「肯定」怎樣作才是的意味，例如：你也不想主意！（劉月華，1984；趙新，1993；張先亮，1994；常敬宇，1996:280）。

13. 王還（1963）於〈動詞重疊〉一文中提出：動詞重疊既然是表示量的，那麼否定時不重疊，應該是很自然的，因為既然沒有這個行動了，也就無量可言了。詳文請參閱王還（1963）〈動詞重疊〉，《中國語文》，第1期。

(7)後接賓語與否：張先亮(1994)、李珊(2003)提出除個別幾個動詞重疊外，(註14)多數動詞重疊式不能帶有數、量的賓語，以及動量、時量的準賓語。王還(1963)認為動詞重疊後，賓語如有數量詞，也必須有指示代詞；例如：*討論討論兩個問題→討論討論這兩個問題。另有學者則提出沒有指示代名詞也是可以，例如：老李看(了)看兩個孩子，向閣下請教請教一件事。而學者常敬宇針對此項爭論，提出後者之關鍵在於賓語已經是有定、已知的，故不影響，前者用指示代名詞的目的是一樣的(常敬宇，1996:291)。

再者，從句法修飾關係觀之：動詞之後有各類補語者，不能重疊(趙新，1993；張先亮，1994)；毛敬修(1985)也提出帶有程度、可能、結果、趨向、數量等補語之動詞，不能重疊。因動詞重疊所表示的語法意義是短時、少量，這些都是不定的量，結果補語是確定的量；另動詞重疊也表示嘗試的意義，既是嘗試，結果也是未知的，所以也無從知道其結果。動詞重疊式不能受程度詞(例如：很)修飾，但是可以接受表示程度淺的副詞(例如：稍微、略略)的修飾(張先亮，1994)，例如：你稍稍休息休息。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動詞重疊式偏向減弱動量，是故與程度淺的副詞能夠相容，反之(例：很)則不相容。

2. 動詞、形容詞的語法規則制約對比：

從上述可以發現動詞語法規範甚多，相對於形容詞，由於形容詞重疊式在程度上產生變化，其一般所扮演的無非修飾名詞(定)、動詞(狀、補)，主要與修飾關係有關，故從此兩者擔任句中的修飾關係來對比：

漢語裡的動詞重疊不能作狀語。但是，常敬宇(1996)卻指出：動詞重疊作狀語需加「地」(例：他們說說笑笑地走過來)，這也就是間接認為動詞重疊式可以充當狀語。張理明(1984)、陳光(1997)則表示動詞的AABB特殊式才能直接作為狀語。這樣一個修飾關係，或許與動詞特殊式時而被認為偏向形容詞詞性有關，不過在擔任狀語中，動詞AABB式偏向動態性的描寫，而形容詞則是靜態描寫。動詞重疊在句子裡除充當狀語外，經常充作謂語、程度補語，而動詞的AABB特殊式甚至可以當定語(例如：來來往往的車陣中)(張理明，1984；張先亮，1994；常敬宇，1996:280)。

14. 李珊(2003)舉例說明：突然間有人拍拍兩下(數量賓語)鼓起巴掌。

錢乃榮 (2002:168) 將「形容詞重疊式」歸為狀態形容詞，並指出其作定語 (張國憲，2000) 和狀語較性質形容詞為自由。也就是說當性質形容詞重疊之後將轉變為狀態形容詞，以其明顯的描述性，更能自由地扮演定、狀語的角色。這是否意味著形容詞重疊式的功能在於突顯其描寫性？郭志良 (1987) 提出 AABB 式 (按：形容詞重疊一般式) 具有描述功能。然而，同樣具有強烈描寫性的「非謂形容詞」(唯定：彩色；唯狀：快速、全力；定狀：正式、局部) 以其本身即具有描寫功能，是否就沒有重疊的形式？這類形容詞不能被程度詞所修飾，而石毓智 (1996) 的分析中認為這些「非謂形容詞」不能重疊。

(四) 語用制約的對比

1. 共同：重疊多用於口語及文藝語體，不用於書面之公文語體、政論及科技語體 (于江，2001；趙新，1993；謝瑛，1998；郭志良，1987；劉月華，1984)。
2. 相異：從色彩上看，貶義的雙音節動詞大都不可能重疊，褒義及中性義大都可重疊，王希杰、華玉明 (1991)、王還 (1963)、于江 (2001) 等學者皆認為貶義是非意願動作行為，人們不希望反覆，所以即使動詞本身可以持續，也多不能重疊，其他則可。謝瑛 (1998) 提出形容詞 AABB 式需為常用詞，才有重疊式，而且貶義形容詞也不能重疊，但是卻未說明原因。然而，筆者認為貶義的形容詞仍然表現一種程度，之於重疊式的語法意義上使之表達程度加深之間並無衝突，也無如動詞貶義重疊式方面心理層面趨向性的問題，故不認為貶義形容詞不能重疊 (例如：矮矮胖胖)。此外，學者謝瑛 (1998) 分析現代重疊式，認為 AABB 式隨著音韻、和諧度等因素，近期現代漢語大量出現，甚至替代部分原以 ABB (傻呼呼→傻傻呼呼)、AAB (昏昏然→昏昏然然)、A 里 AB (小里小氣→小小氣氣) 的形式的重疊式。這一個有趣的趨勢，究竟是一時文藝體的使用，還是真實的語言趨勢，值得進一步探究追蹤。

四、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的對比分析

從重疊式是一個典型語法型態的角度觀之，筆者認為動詞與形容詞之間對比的差異大抵與此兩類詞性之「量性特徵」有關。石毓智 (1996) 認為重疊式是給

予基式一個確立等級。然而其定量化的結果，在量級上卻可能變大或變小。為此，筆者將從動詞與形容詞量性特徵的角度，思考其重疊之後產生的量級變化，以解釋其共性基礎上之差異性。隨後針對量性關係之假設推論，將於下一部分佐以實證研究，從母語者之語感所呈現之數據為基礎，探討動詞與形容詞的量性特徵與量級變化之間的規律；從而，於最後佐以提出教學建議，以利教學語法之排序。

(一) 動詞與形容詞的量性特徵

1. 動詞的量性特徵：

動詞代表時間量，形容詞代表連續量；若從數量特徵分析之，動詞〔＋離散性〕〔＋時間性〕、形容詞〔－離散性〕〔－時間性〕。時間性包含時間長短（時量）和重疊次數（頻率）（石毓智，1996）。由此可以發現，雖然形容詞和動詞重疊式在表現、使用特質上具有平行的現象，但是其實際量性方面卻是截然不同。錢乃榮（2002:167）將動詞區隔為：(1)表動作行為和變化之「動作動詞」（例如：打、參加）；(2)表心理活動的「狀態動詞」（例如：想、愛、恨）；(3)表關係和聯繫（例如：是、叫）；(4)表使令的「使役動詞」（例如：派、讓、要求）；其中表心理動詞的狀態動詞與動作動詞不同，可以受程度副詞（例如：很、十分）的修飾，又能帶賓語。

一般重疊式的研究中已經明確提出能夠重疊的大多是「動作動詞」（王希杰、華玉明，1991）。^{（註 15）}典型的動作需有完整的起始點與終點，代表完整的事件（event），在明確的範圍下，動作行為可以採取重疊或者後附動量詞的方式為動作事件（event）計數。由是觀之，動詞的動作量具有「離散性」，意即每個動作有明確的起始點和終點為界，這一點和形容詞的連續性是相對的。有關接續動作動詞離散性的討論，郭銳（1991）針對動詞動作過程的研究認為動作過程有一個系統上的連續統，變化動詞與狀態動詞分屬系統兩端，前者呈現「點結構」、後者呈現「無限結構」，而動作動詞則屬於中間段其中一類的「雙限結構」。

此外，時間性是動詞最重要的特徵（張國憲，2000）。無限結構的狀態動詞呈

15. 能重疊的主要是動作動詞，但是動作動詞又並非全能重疊，存在、變化、使役動詞也可能有重疊式；相對地能願和趨向動詞以及表心理活動的動詞，一般來說都不能重疊。參見：王希杰、華玉明（1991）。

現一種靜態的狀態，基本上並無時量（郭銳，1991）。郭銳（1991）表示如果動詞能〔＋著〕，^{（註 16）}那麼表示這個動詞有續段，在連續統中，兩端的狀態動詞和變化動詞都是〔－著〕，而雙限動詞的動態動詞除了其中一小類（例如：相信、喜歡、希望）之外，其餘都是〔＋著〕。由此可見學者們（何融，1979，引自謝瑛，1998；劉月華，1983）針對重疊式的語法規範限制中提及「採取重疊式的動詞需是能夠〔＋著〕的動詞」，這其實與動詞的動作之量性特徵有關。

在這兒附加要討論的是，郭志良（1987）提出質疑，認為重疊式的語法功能既然是將量值定量化，那麼定量之後必然是一個絕對量，還是一個不定量？范芳蓮（1964）認為動詞重疊表示少量，而這個少量可以指「一次」的「定量」；也可以指「不只一次」的「不定量」。而王還（1963）也認為動詞重疊式的量，可以「用一次完整動作做為一個單位」，這時動詞重疊表示「多次」行動、以「一個片段為單位」，此時動詞重疊表示「一次」行動（劉月華，1984）。

結合上述的連續統概念，以及學者於重疊式中所探討的時量、頻率的問題，筆者推論：「雙限結構」的動作動詞基式屬於〔＋離散性〕、〔＋時間性〕，由於一次完整的動作是「有界」的，所以其重疊式基本上代表動作單位的重複，在同樣的動作範圍（起點到終點）內，從區間內總動量不變的概念下，動作得以從完成一次的量到重複多次，顯示每完成一次的動作量減弱；同時顯示每完成一次動作的時量減少。但是在此部分，由於動作本身起始點明確，故頻率上並無變多的功能。對照王還（1963）的區隔方式，屬於前者以「一次完整動作為一個單位」，這時動詞重疊表示「多次」行動、近於范方蓮（1964）所言指「一次」的「定量」。

相對的，「無限結構」的狀態動詞有時也能夠重疊，由於沒有節點為界，這時動詞表現以「一個片段為單位」，此時的動詞重疊表示「一次」行動，也就是呈現頻率變高、動作延續之感，這時候動作量不見得減弱，同於范方蓮（1964）所指的「不只一次」的「不定量」。其餘受到各動詞屬性的差異，有的有起點而無終點、有的有終點而無起點，在重疊之後對於動量、時量、頻率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AA＋BB 式的動詞重疊，聯合兩個單音節重疊，當兩者語意相近時表示動

16. 著，可以分表動態動作持續的〔著 1〕（例：吃著飯）、表動作狀態固定的〔著 2〕（門口坐著一個人）、動作結束後留下的固定狀態〔著 3〕（例：他剪著一頭短髮）。本文所指不包括〔著 3〕。詳參見郭銳（1991）。

作重複（說說笑笑）；當語意相反時表示動作反覆、連續（進進出出）。以下實徵問卷設計將依此推論為依據設計之。

2. 形容詞的量性特徵：

跨語言的研究顯示，程度等級的表示法在不同語言中普遍存在著，一部分語言裡的形容詞採取句法型態標記，而有原級、比較級、最高級的程度差異；另外一部分，像是漢語，則採取形容詞前加程度副詞的辭彙方式來標記（張國憲，2000）。所以基本上，漢語以能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作為判斷形容詞的標準之一（胡裕樹，1992；錢乃榮，2002）。這樣的標準，即建立在形容詞量性的特徵作為理據。國內學者張國憲（2000）曾考察形容詞的量性特徵，其從彌散量與固化量、（註 17）隱性量與顯性量、（註 18）以及靜態量與動態量，（註 19）三方面分析形容詞的量性特徵。依據他的分析，「性質形容詞」屬於彌散量，程度的分佈呈現出無界的量幅，而其程度量的表現是隱性的，故可以跟程度詞（很、非常、十分）搭配。相對地，「狀態形容詞」屬於固化量，在程度上呈現有界而固定的量值，就像是固定的量點，有相對確切的值；而其量的呈現是顯性量，認為像是：雪白、冰涼，都是從以前的句法轉喻而來（例如：雪白→像雪一樣白），因而顯明地表述、標誌出其量值。至若靜態量與動態量部分，性質形容詞與狀態形容詞同屬靜態量，使其在語義特性上，不論在量幅或量點上，共同表現出量的同質性。

由上可知，形容詞的連續性特徵，在性質形容詞部分，由於沒有明確的量點，故性質形容詞的量在一個區段中仍是模糊不定的，需要程度詞（辭彙方式）或重疊式等外加的方式以確認量值。相對地，狀態形容詞的量是顯性的、有界的量點，其量值明確。由此推論，狀態形容詞不能加程度詞（例：*很粉紅），同樣也無須重疊式來確定狀態形容詞的量。由此續推，如前討論及 ABB 式不應為重疊式時，提出 ABB（例如：綠油油）應該是 A（形容詞）+ BB（重疊式，修飾 A）。性質

17. 依據張國憲（2000）文中所說，形容詞在量上有量幅和量點之分。從量的閭域上看，量幅表述的是彌散量，是無界的；量點表述的是固化量，是有界的。

18. 依據張國憲（2000）文中所說，量有隱性和顯性之分。在詞的本身外在形式上，沒有任何量的標記，是隱性的，如「白、慢、大、老」等。而有些形容詞的量有外在的標記，如「雪白、冰涼」等，前一個語素顯化後一個語素的程度，是顯性的。

19. 依據張國憲（2000）文中所說，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表述的是靜態量，變化形容詞表述的是動態量。在量的語義特性上，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在量幅或量點上表現出量的同質性，而變化形容詞在變化過程的任意點上則表現出量的異質性，二者構成對立。

形容詞：「綠」由重疊式「油油」修飾，重疊式能使前面的形容詞「綠」定量化，因而確定了綠的程度。由是，綠油油變成程度確立的狀態形容詞。由此更證明前面有關形式分析的合理性，也呼應學者（錢乃榮，2002:168）所說「重疊式後性質形容詞的特質轉趨向狀態形容詞」的看法，這些都可以從量性上找到理據。再者，張國憲（2000）引據朱德熙（1956）所言，狀態形容詞表示一種量的觀念，或是說話者對量性主觀估價。既然是主觀的估價，表示說話者對於在運用狀態形容詞表達時，較之性質形容詞，更呈現出一種對量值的確定感。

由上，從形容詞的量性特徵，筆者認為性質形容詞的量可以由重疊式來確認，而重疊式對其功能即為確認程度狀態，而程度變化的趨勢是增強基式的程度還是減弱，依據目前學者一致的觀點是偏向加深程度量。至於狀態動詞，由於其量值相對是顯性的、主觀的，所以無須重疊式確認量值。然而時而可見狀態以 ABAB 特別式方式呈現，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如：牆壁雪白雪白；如前面定義並非句法重疊，其基式到重疊式之間也不會有程度加深的變化。另一類，則重疊後趨向動詞屬性時才採取 ABAB 式重疊，例如：輕鬆→輕鬆輕鬆（ABAB 偏動詞）。此部分推論將以實證問卷證之。

最後補述的是另一個形容詞的次類：「變化形容詞」。變化形容詞是動態量，與性質和狀態形容詞對立。若從一個詞性性質的連續面觀之（張國憲，2000）：

名詞→性質形容詞→狀態形容詞→變化形容詞→動詞

變化形容詞鄰近於動詞一端，部分特徵與動詞相通（例如：時間性），有動性意味表示一種變化的意義。至於接受量度詞修飾時：

變化形容詞：牛排稍微老一些 vs. 動詞：稍微吃了一點兒、敲了兩下

可以發現變化形容詞後的量度詞仍然是為狀態作程度計量，而動詞則是為隱含的受詞計數，或者動作次數計數（張國憲，2000）。由此可見，變化形容詞仍然有其屬於形容詞「連續性」程度的特質，仍需外在的辭彙方式來標計量性；然而由於其量性是動態量，故很難訂出其程度量，故量詞只是呈現其變化程度，由是也無法採取重疊式來定量化以標記程度。

(二) 量級變化探究的假設

由上，依據對動詞、形容詞基式的量性分析，作出如下量級關係之假設：

1. 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其程度產生確定的量級，而量級應隨原基式之程度，大者恆大、小者益小。
2. 形容詞特殊式 ABAB 式中，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但因為屬於修辭關係重疊，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

另一類採 ABAB 式的一般雙音節形容詞，因為重疊式的形式同時制約了重疊後的詞類性質偏向，所以重疊後屬性將偏向動詞。例如：乾淨→乾乾淨淨 (AABB 偏形容詞) →乾淨乾淨 (ABAB 偏動詞)；輕鬆→輕輕鬆鬆 (AABB 偏形容詞) →輕鬆輕鬆 (ABAB 偏動詞)。故在程度量上，應該不再遵照形容詞的量級程度變化關係，文獻中已有學者論證無異。

3. 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強度）、動作時量（時間）、動作頻次（次數）方面。然而，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皆同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有明確終始點的動作動詞，重疊後應使動量減弱、單次時量減少、頻次增加。
4. 動詞特殊重疊式 AABB 中，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為 AA+BB 式，因為仍為兩個單音節重疊式組合，故在動詞量性上同樣產生變化，又因表示動作重複、反覆以及連續，所以量性上：動量增加或變動不大、時量減少、頻率增加。例如：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不過其中動量變化並非來自重疊式，而是受到動詞密集重複出現的影響，在語感上呈現反覆的感覺。這一部份本文並不探討。至於另一類雙音節動詞採 AABB 重疊，則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

五、量級變化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係藉由分析測驗問卷之內省資料，探討在受測者語感中，形容詞與動詞之重疊式與其基式之間量級的差異，並藉此驗證文獻中有關量級變化的論點是否符合母語者之語感。

(一) 受測者背景說明：

受試者之背景條件須為處於臺灣國語（Taiwan Mandarin）之環境，且教育程度為中學以上之母語使用者方為有效問卷（必須以國語為第一熟悉語言），以確保受試者有足夠之語言程度接受測試，若非，則視為無效樣本而刪去。研究採方便取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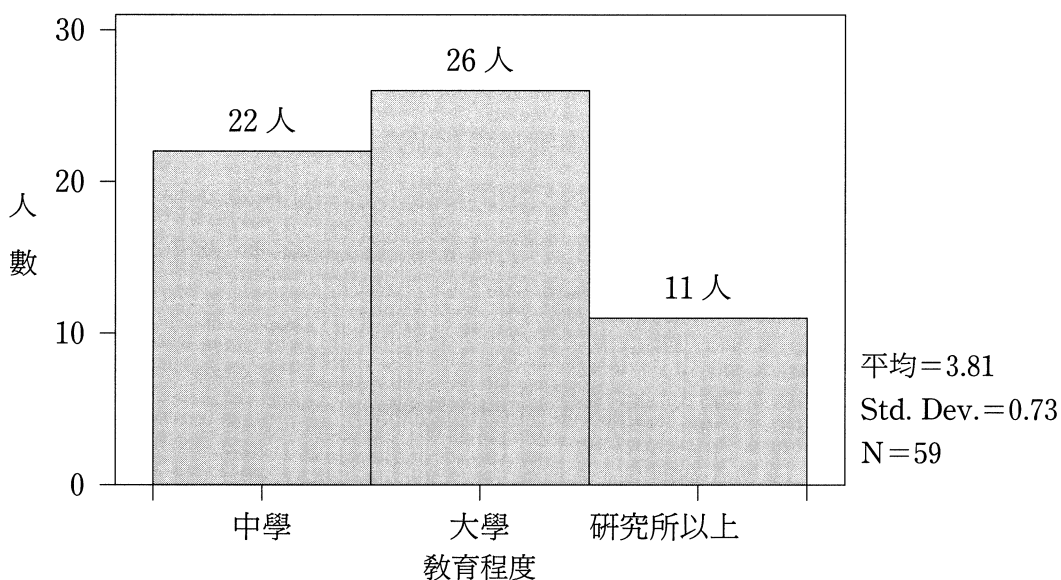
受試者性別比例與年齡區間（16～50 歲）之分布狀況如下表一：

表一：受試者性別比例與年齡區間

性 別	年 齡					總數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 歲～	
女 生	11	10	6	5	2	34
男 生	9	11	4	1	0	25
總 數	20	21	10	6	2	59

方言背景方面，受試者中有 20 位無其他方言背景，38 位常用之方言背景為閩南語，僅 1 位常用之方言背景為客家語。

受試者之教育程度分布，如下圖一：



圖一：受試者教育程度分布柱狀圖

(二) 問卷設計：

筆者設計有關「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問卷」(如附錄)，請受訪者填寫，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59 份。整體問卷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形容詞，依據形容詞之量性特徵，共設計 14 道題目，分別有「性質形容詞」與「狀態形容詞」，並分別擔任定語和狀語以及謂語之角色。各部分皆至少設計三題以利數據比較。第二部分為動詞，主要從動量、時量、以及頻次作為變項思考，以針對文獻中學者對於動量變小、時量變短、頻次變繁、次數變少，這些是否具持續特徵等爭議進行探討；乃至嘗試針對文獻中動詞重疊式後應為定量或不定量之爭論進行探索。

其中項次的區隔，除參酌文獻中以「時量」、「動量」(程祥徽、田小琳，1992:181；劉月華，1996:89；陳前瑞，2001；錢乃榮，2002:161)；或以「頻度」、「時長」(鄭良偉，(註 20) 1988；朱景松，1998；陳前瑞，2001) 為區隔；再酌以郭銳〈漢語的動詞結構〉一文而定出以「動量」、「時量」、及「頻次」作為參考之項次；惟受試者可依動詞屬性選擇三項次中之任數項，不限各項次皆需有量性變化。各項次中針對「動量」、「時量」以及「頻次」，有「增量」、「減量」、「不變」等三種選擇。最後，第二部分之次項 (13-16 題：指點、來往)，加入因歧義關係而產生之不同重疊形式。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15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處理。所採用的研究工具，除描述各項比例分布狀況以進行討論之外，再以推論統計之平均數差異性「相對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檢測(問卷中減量編碼為 1，不變編碼為 2，增量編碼為 3)。顯著水準訂在 $p < .05$ 。

20. 依據鄭良偉先生所述之：頻度、時長、名量。筆者於此去除名量部分，由於名量所計者，實乃動作之下的受詞之單位，而非動作本身的量，例如：看了一本書，其「一本」所計是書(N)之量，而非動作(V)之量，故略。

(四) 研究假設：

假設一：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其程度產生確定的量級，而量級應隨原基式之程度再加深。

假設二：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形容詞特殊式），但因屬修辭關係重複，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故整體程度趨向程度不變。（註 21）

假設三：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動作時量、動作頻次方面。然而，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皆同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

假設四：雙音節動詞 AABB 特別重疊式，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

六、研究分析與探討

假設一：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其程度產生確定的量級，而量級應隨原基式之程度再加深。

假設二：形容詞特殊式 ABAB 式中，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但因為屬於修辭關係重疊，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故整體程度趨向程度不變。

從表二中可見，形容詞重疊式產生的程度量級，總體較高的比例上都是表「增量」，其中 6.「輕輕巧巧」認為增量的比例雖然仍是相對多數，但相對其他題項顯然較少（44.4%），這或許是因為形容詞重疊式的量級，如筆者前文所述應隨原基式之程度：大者恆大、小者益小。而受試者在理解「輕巧」時，認為是小量者更小量，故誤植為「減量」。

21. 其程度不夠高，或許受到詞語重複、拉長語句等同增強的關係，對程度判定產生影響。

表二：形容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間卷統計比例統計表

	原形容詞		形容詞重疊後	程度增量	程度減量	程度不變
1	大眼睛	→	大大的眼睛	58.7%	14.3%	27.0%
2	長腿	→	長長的腿	57.9%	19.0%	32.5%
3	薄書	→	薄薄的書	57.9%	5.6%	36.5%
4	車往前直開	→	車往前直直地開	52.4%	5.6%	42.1%
5	東西輕放	→	東西輕輕地放	68.3%	13.5%	18.3%
6	輕巧挪移	→	輕輕巧巧地挪移	44.4%	15.1%	40.5%
7	安心地出門	→	安安心心地出門	50.8%	6.3%	42.9%
8	辛苦地工作	→	辛辛苦苦地工作	69.8%	8.7%	21.4%
9	衣服乾淨	→	衣服乾乾淨淨	64.3%	4.0%	31.7%
10	工作輕鬆	→	工作輕輕鬆鬆	66.7%	4.8%	28.6%
11	仔細地看	→	仔仔細細地看	84.9%	8.7%	6.3%
12	雪白的大地	→	雪白雪白的大地	23.8%	27.8%	48.4%
13	草地碧綠	→	草地碧綠碧綠	23.0%	23%	54.0%
14	嘴唇鮮紅	→	嘴唇鮮紅鮮紅	23.8%	28.5%	47.6%

而 12 到 14 題，語感測試呈現較高的比例認為「不變」，初步也證實本文假設二中的推論，即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形容詞特殊式），但因為狀態形容詞本身為全量，又重疊屬於修辭上的重複，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

為了確認形容詞重疊式在形容詞重疊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與形容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具有顯著差異，筆者進一步採用「相對樣本 t-test」考察之，以推論國語使用者對於此兩種形容詞的重疊語感趨勢有顯著差異。

表三：選擇形容詞重疊式差異性之相對樣本 t 檢定

類別	形容詞性質	平均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準誤
01-11 平均	形容詞一般式	2.51	.25088	.02235
12-14 平均	形容詞特別式	1.97	.51643	.04601

如上表三，其中 $t=10.509$ ， $p=.00<.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形容詞重疊一般式程度「增量」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51$ ）可以看出趨向偏向不變稍偏增量（code3），與形容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 $M=1.97$ ）趨向偏向不變（code2），具有顯著差異（ $p<.05$ ）。

假設三：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動作時量、動作頻次方面。然而，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皆同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

從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向分布來看（詳下表四），其呈現出來的數據較不規律，統計結果的分歧，代表影響動詞重疊式的因素多而雜。筆者認為有明確終始點的動作動詞，重疊後應是單次內的動作強度減量、動作時間減量、頻率增量。

初步從比例分布來看，單詞的動作動詞（例如：等、打、伸、看）動作強度減量；而雙字詞的動作動詞，其動量多被認為是增量。部分單詞（例如：點、求）也呈現增量的語感趨勢。動作時間除少數例外（例如：打、求、點），其餘也多呈現增量。至於，動作次數方面除「看」是減量，其餘都趨向認為增量，初步符合假設。

進一步分析，如上文所述，典型的動作都需要完整的起點和終點表示完整的事件。對於像是：等人、打頭、伸舌頭，^{（註 22）}重疊式呈現較基式動量減弱、時量多趨向減少，頻率多趨向增量，顯示當動作本身的動作範疇有較明確的起點和終點時，其語感統計之平均值，與本文原始對於動詞重疊後的量性變化之假設較為

22. 這一部份的討論去除「點頭」，是因為「點頭」雖是動作動詞，但是卻是表示瞬間完成、不能持續的動作。故重疊後表示動作「反覆進行」，因而語感上對於「動作強度」和「時間」的量性，自然受到動作反覆進行的因素而有增量之感。

表四：動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問卷統計比例統計表

			動作強度			動作時間			動作次數		
			增量	減量	不變	增量	減量	不變	增量	減量	不變
1	我等他	→ 我等等他	29.4%	49.2% *	21.4%	42.1%	44.4%	13.5%	46.0%	31.0%	23.0%
2	打頭	→ 打打頭	18.3%	66.7%	15.1%	41.3%	33.3%	25.4%	73.8% *	13.5%	12.7%
3	求情	→ 求求情	53.2% *	27.0%	19.8%	46%	15.1%	38.9%	54.8% *	10.3%	34.9%
4	點頭	→ 點點頭	47.6%	35.7%	16.7%	54%	21.4%	24.6%	84.9% *	4.8%	10.3%
5	伸舌頭	→ 伸伸舌頭	31.0%	50.8%	18.3%	34.9%	35.7%	29.4%	67.5% *	19.8%	12.7%
6	看書	→ 看看書	18.3%	61.1% *	20.6%	23%	58.7%	18.3%	36.5%	41.3%	22.2%
7	研究這道題	→ 研究研究這道題	61.9%	25.4%	12.7%	64.3%	19.0%	16.7%	69.0% *	13.5%	17.5%
8	找他商量	→ 找他商量商量	53.2%	24.6%	22.2%	68.3% *	13.5%	18.3%	63.5% *	7.1%	29.4%
9	鍛鍊身體	→ 鍛鍊鍛鍊身體	60.3%	31.0%	8.7%	61.1%	22.2%	16.7%	73.8% *	14.3%	11.9%
10	清理房子	→ 清理清理房子	47.6%	34.1%	18.3%	56.3%	25.4%	18.3%	67.5% *	12.7%	19.8%
11	車子搖晃	→ 車子搖搖晃晃	46.0%	45.2%	8.7%	77.8%	6.3%	15.9%	78.6% *	7.1%	14.3%
12	嘮叨	→ 嘮嘮叨叨	54.8%	38.1%	7.1%	81.7% *	3.2%	15.1%	80.2% *	5.6%	14.3%
14	指點	→ 指點指點	44.4%	27.8%	27.8%	61.6%	18.3%	20.6%	62.7% *	13.5%	23.8%
16	來往	→ 來往來往	41.3%	32.5%	26.2%	46.0%	18.3%	35.7%	60.3% *	19%	20.6%

接近。至於像是：求情、研究、商量、鍛鍊、清理等，(註²³)其整個動作過程本身持續的範疇長短較不確定，其語感統計之平均值都共同呈現動量多為增加、時間增長、頻率增繁的趨勢。因此，動作動詞本身是否給予母語者明確的動程範疇，似乎也影響了母語者對重疊後的語感，此部分稍後將進一步以推論統計探討之。

筆者假設中提出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雖主要影響動作量、動作時

23. 這一部份的討論去除「看書」，其語感統計結果較為特別，雖然看書是可持續性的動作，且「完整一次」看書的這個動作可長可短，但其重疊式呈現語感趨向為動作強度趨向減弱、時間也減少、動作次數也減量。有此差異的因由仍需進一步研究。

量、動作頻次方面；但是，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皆同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然而受限於問卷施測時，多數受測者都習慣全部作答，所以產生些許誤差。當我們挑出三項次中趨向比例最高的（註：參見表四中有*記號者），許多詞（例如：打、求、點、伸、研究、鍛鍊、清理、搖晃、指點、來往）被認為是動作頻率增量；部分詞（例如：商量、嘮叨）被認為是動作時間與次數偏向增量；兩則（例如：等、看）被認為表動作強度減量。

由上綜觀之，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確實影響重疊式量性在不同層面上的變化。又其中動詞重疊式「頻率增量」的趨向，在母語者的語感上有其較為一致性的結果，但「動作強度」的增強、減弱與「動作時間」的增長、減短，則需考慮更多變因，詳加研究。

假設四：雙音節動詞 AABB 特別重疊式，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

動詞特殊重疊式 AABB 中，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為 AA+BB 式，因為仍為兩個單音節重疊式組合，故在動詞量性上會產生變化，表示動作重複、反覆、以及連續，也就是動量增加或變動不大、時量減少、頻率增加。例如：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不過其動量變化並非來自重疊式，而是受到動詞密集重複出現的影響，在語感上呈現反覆的感覺。這一部份在此並不探討。至於另一類雙音節動詞採 AABB 重疊，則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

問卷中同時探測兩例動詞特別式 AABB 的重疊方式（註：11. 搖搖晃晃、12. 嘮嘮叨叨），依據假設此類應偏向形容詞的特徵，故在量性變化上不依據動詞量性特質而變化，而統計數據上也正呈現頻次增加以顯現趨向描述性的狀態、以動作強度增量、動作時間增量呈現狀態程度增加的感受，如：

⑬車子搖晃→車子搖搖晃晃

（動量增量 46%、時間增量 77.8%、頻次增加 78.6%）

⑭嘮叨→嘮嘮叨叨

(動量增加 54.8%、時間增量 81.7%、頻次增加 80.2%)

如上，重疊式將偏向形容詞屬性，其統計數據在動作強度、頻次、動作時間上也都呈現增量，與形容詞一般式呈現程度增量相呼應。其在詞語運用上則可以擔任定語修飾名詞，例如：搖搖晃晃的車體。由上，符合假設四：動詞特別式，量性變化不再遵循動詞重疊量性關係，而呈現偏向形容詞的量性特質。

另外，以題號 13「指指點點」、15「來來往往」所得之趨向性觀之，可以發現「指指點點」屬於動詞 AA+BB 的重疊形式，其動量關係變化不是來自於重疊式語法功能，而是重複產生的反覆語感。受測者同樣感受到語義間有變化：

⑮指點→指指點點【語義有變化：82.5%】

⑯來往→來來往往【語義有變化：69.8%】

來往一詞在書面語中也有「往、來」的意思（例如：來往的人們）故重疊為「來來往往」（此時變成 AA+BB 式）部分受試者認為不算語義有變化。

有鑑於動詞重疊式呈現出來的語感趨勢分布較為混雜，為了確認動詞重疊式在一般式的動量增減的語感趨勢，與其特別式的選擇語感趨勢具有顯著差異，筆者進一步採用「相對樣本 t-test」考察之，以推論國語使用者對於此兩類動詞重疊語感趨勢有顯著差異。

表五：選擇動詞重疊式差異性之相對樣本 t 檢定

類別	動詞性質	平均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準誤
動作強度	動詞一般式 1-10	2.0151	.51038	.04547
	動詞特別式 11.12	2.0873	.87654	.07809
動作時間	動詞一般式 1-10	2.2024	.49485	.04408
	動詞特別式 11.12	2.7500	.44609	.03974
動作頻次	動詞一般式 1-10	2.4690	.37040	.03300
	動詞特別式 11.12	2.7302	.52403	.04668

其中動作強度方面， $t = -.868$ ， $p = .387 > .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動詞重疊

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01$) 可以看出趨向未呈現明顯偏向增量 (code3) 或減量 (code1)，與動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 ($M=2.08$) 趨向未能有顯著差異 ($p>.05$)。故動作強度方面，一般式與特別式動詞重疊式的量性變化趨勢並不明顯。其影響因素可能較為複雜，有待日後更深入的分析與考察。

而動作時量方面， $t=9.500$ ， $p=.00<.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動詞重疊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20$) 可以看出趨向未呈現明顯偏向，但其趨向與動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總體趨向「增量」($M=2.75$) 趨向有顯著差異 ($p<.05$)。

同樣動作頻次方面， $t=-5.283$ ， $p=.00<.05$ ，呈現國語使用者對於動詞重疊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46$) 可以看出趨向介於「增量」和「不變」，而其頻次趨向與動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總體趨向「增量」($M=2.73$) 趨向有顯著差異 ($p<.05$)。

由上，動詞特別式與一般式之間，總體平均的差異上於「動量」無顯著差異；但於「時量」的變化、「頻次」的變化，特別式較之一般式都明顯呈現「增量」的趨勢，且有顯著差異 ($p<.05$)。上文中所提及：動詞特別式呈現「頻次增加」以顯現趨向描述性的狀態、以「動作強度增量」、「動作時間增量」呈現狀態程度增加的感受。此一論述中，「頻次增加」、「動作時間增量」已得到統計量上的顯著差異之印證。

又上文中依據選擇比例，認為有明確的動程範疇動作動詞（例如：等人、打頭、伸舌頭），其重疊式應使動量減弱、時量減少，頻率增加。至於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作動詞（例如：求情、研究、商量、鍛鍊、清理），其動量、時間、頻率都增加。顯然，動作動詞動程持續的範疇明確與否，對於重疊後量性變化有所影響。針對此一論述，本文擬用「相對樣本 t-test」考察「動程範疇明確」與「動程範疇不明顯」相比，動量變化是否有顯著差異（表六）。

其中動作強度方面， $t=-10.996$ ， $p=.00<.05$ ，由上母語使用者對於動程範疇明顯的動作動詞，其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1.63$) 可以看出趨向減量到偏不變之間，與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選擇 ($M=2.26$) 趨向於不變偏增量，有顯著差異 ($p<.05$)。故動作強度方面，比照前文依據選擇比

表六：起始點範圍明顯與否之動詞重疊式差異性相對樣本 t 檢定

類別	動詞性質	平均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準誤
動作強度	動程範疇明確	1.6296	.59662	.05315
	動程範疇不明顯	2.2683	.59284	.05281
動作時間	動程範疇明確	1.8995	.68543	.06106
	動程範疇不明顯	2.4016	.56710	.05052
動作頻次	動程範疇明確	2.2354	.6106	.04998
	動程範疇不明顯	2.5413	.47401	.04223

例的觀察，認為動程範疇明確的動作動詞，其重疊式應使動量減弱方面的觀察，相較於動程範疇不明顯確實有顯著的差異性。

而動作時量方面， $t = -8.754$ ， $p = .00 < .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動程範疇明確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 = 1.89$ ）可以看出總體趨向平均趨向不變，但與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選擇平均介在不變到增量（ $M = 2.40$ ）的趨向，仍有顯著差異（ $p < .05$ ）。

同樣動作頻次方面， $t = -6.003$ ， $p = .00 < .05$ ，呈現國語使用者對於動程範疇明確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 = 2.23$ ）可以看出趨向不變，而其頻次趨向與對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作動詞語感平均趨勢（ $M = 2.54$ ），仍有顯著差異（ $p < .05$ ）。比照前文依據語感平均比例的觀察，認為動程範疇明確的動詞重疊式時量減少，頻率增加：從此相對樣本 t-test 的比較中證實時量和動作頻次相對而言確實都有顯著（ $p < .05$ ）減少的趨勢，顯示動作動詞本身動程範疇愈明確，則其重疊式量性變化趨勢與本文假設之：「動量減少」、「時量減少」、「頻次增加」將愈加接近。

小結：

由以上實證統計所得證明，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確實為使其程度較基式之程度增量，且大者益大、小者益小；而形容詞特殊式 ABAB 式因為屬於修辭關係重疊，在量性上確實無程度上的差異。而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強度）、動作時量（時間）、動作頻次（次數）方面，但並非三項次

皆同時產生變化。然而，動詞重疊式的統計結果分歧，代表影響動詞重疊式的因素多而雜，無怪乎過去研究從多方面探討之，卻莫衷一是。然而，此實徵研究雖不能完全符合筆者對動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的假設，所呈現的數據脈絡或可供未來有興趣者進一步佐證思考。

七、教學啓示與運用

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對外國學生而言更是學習上的一大難點，以英語為母語之 CSL 學習者為例，重疊式的等級難度模式屬於第四級：「無對應 (new) 之級次」(共分為 0~5 級)，^(註 24)可以想見其難度。加以重疊式本身結構關係之複雜，對教學者和學習者而言，都需要條理層次，以利未來對外漢語之教與學。

李大忠 (1996) 的《外國人學漢語語法偏誤分析》一書中，共提出八種動詞重疊的偏誤現象。其中：

第一項：關於動詞構詞屬性和重疊限制所產生的偏誤，顯示動賓格結構的緊密度與重疊之間的關係，將影響學生偏誤狀況。可以見得，構詞的概念必須加入重疊式的教學中，才能避免像是：聊天→*聊天聊天，這一類的學習問題。第二和第八項：關於語境問題、以及時態問題，顯示語用層次之教學的重要性。第三、第四、第五當中：有關狀語和結果補語、表量的衝突、數量詞的問題之使用偏誤，顯示對於重疊式語法規則，以及對於其量性變化所產生的語法制約的不了解。而第七項：顯示 CSL 對於何種動詞能夠採行重疊式，以及重疊後的語法功能的掌握不佳，才會有，例如：*我這些錢請你收收，這種偏誤發生。由上觀之，教學中對於重疊式語法、語用以及相關限制的說明之重要性。呂滢雯 (2000) 則根據其對於日本留學生學習動詞重疊式的偏誤狀況，主要在於對基本時態限制、修飾關係等提出教學建議。呂滢雯認為應先教導容易掌握、使用頻率又高的祈使句（未然態）；適當教以使用時機（語體、時態、語境）與重疊式的語法意義、量的變化關係、乃至採取重疊式與否、語義方面細微的差異（例如：我看了周圍→表判斷：我看了看周圍→描述）等。呂滢雯 (2000) 之建議，大抵來說符合學者鄧守信〈對

24. 請參見劉珣 (2003:18)，《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簡論》，第二章「第二語言學習」。

外漢語語法難易度的評定》(註 25)中所提，排序尚需注意語法點之對學習者而言的困難度、結構本身的複雜度、語義複雜度、語用功能中的命題意義等，也續將成為本文教學語法排序的理據依歸。

再觀之《實用視聽華語》，其中第一冊第五課，有關家人介紹的部分，是名詞的重疊。但是這一部分屬於構詞重疊，而非重疊式；接著在第十二課，出現嘗試態(AA 看)的重疊式，可以說開始進入 AA 重疊式的部分，接下來即跳至二十三課之後，陸續出現形容詞、量詞、副詞的重疊形式。這樣的安排無法看出其教學之排序性與累進關係。針對重疊式確實需要一個更嚴謹的排序與安排。

首先依據王希杰、華玉明(1991)的統計單音節重疊式的使用頻率大於雙音節：《動詞用法詞典》的 2117 個動詞中，動詞重疊計有 612 個，佔 35%；而 612 個動詞中，單音節動詞共計 378 個，佔 60%、雙音節動詞則有 234 個，佔 40%。故先教單音節部分再教雙音節，較符合實用性。此外，雙音節較為複雜亦是原因之一。再者，動詞使用頻率(祈使句)高於形容詞，故先教動詞再教形容詞。

以下僅根據對比分析所得其本身結構的複雜性、加以按使用頻率，並依據教學之排序性、累進性原則，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之重疊式語法架構、語義範疇進行排序。各式教學排序只包含符合句法重疊的重疊式，以及其次項、變形。依序分別為：

(一) 單音節：

1. 動詞 AA (VV) 式：

包括 VV、以及 V 一 V、V 了 V、V 了一 V 三個次項，若強調動量是一次或一下，則必須加「一」；完成式則用 V 了 V；完成式又強調動量是一次則用 V 了一 V。一般是動作動詞。動作必需是〔+自主〕〔-完結性〕。

2. 動詞 AA 式(2)：VV 看

學會 VV 式之後，再在單音節動詞重疊之後加上「看」，表嘗試意。(註 26)

3. 動詞 AA 式(3)→動詞 AA+BB 四字格：表反覆、語意偏向形容詞

25. 詳細請參閱鄧守信，〈對外漢語語法難易度的評定〉，師大華研所課堂講義。

26. 如前文獻所述，嘗試的意涵應來自「看」字，而非重疊式本身。

此式並非雙音節動詞的重疊式，而是兩個單音節動詞重疊式結合之後產生的，即 AA+BB。語法意義方面，此式表多次反覆、連續不斷的動作行為，例如：說說笑笑、進進出出、走走停停。一般都是兩兩並列的四字格，不單說 AA 或 BB，只有同時出現時才說。教導學生將語意具相關性的單音節重疊詞結合；例如：說說笑笑（語意相近）、進進出出（語意相反）。

4. 形容詞 AA 式：基本式

多為性質形容詞，使其量性定量，語法功能為：使基式程度加深。例：長長的、短短的。

(二) 雙音節：

1. 形容詞 AABB 基本式

形容雙音節重疊為 AABB，例如：清清白白。有描述的功能，使程度加深，基本上與單音節 AA 式一致。此外，述賓和偏正結構的詞，一般原本不能重疊為 AABB，但受語言心理的影響，由於此式有「加深程度」作用的語感，所以部分也改採 AABB 式：述賓重疊詞（例：認認真真）、偏正重疊詞（例：和和氣氣）。

2. 動詞 ABAB 基本式：動賓結構緊密

若是雙音節動賓結構，且結構緊密不可分，則重疊整個動詞複合詞。例如：研究研究。

3. 動詞 AA 式(4)→ VV (O)：動賓複合詞（離合詞）

承接(二)1.，若動賓複合詞詞中可以插入其它成份，可以從構詞成分思考重疊形式，複合詞為謂詞+體詞時，謂詞保有其重疊性而重疊、體詞不重疊。形成半重疊式 AA（謂詞）（O）（體詞），例如：理理髮、洗洗澡、跳跳舞。

4. 動詞特別式 AABB 式：語意偏向形容詞

雙音節 AB 重疊式的特殊式（例如：搖晃→搖搖晃晃），其基式結構多為聯合式的複合詞、狀態動詞。同樣具有動態性描述的功能。

5. 形容詞特別式 ABAB 式：詞意、用法偏向動詞

雙音節「性質形容詞」以 ABAB 特別式重疊後，有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表示嘗試、短暫。如：我想換個環境新鮮新鮮。本身含有程度意義的狀態形容詞，並未有程度加深的意味，不算句式重疊。

6. 形容詞 AAB、ABB、A 里 AB、ABAC；俚俗語式：生動、較無規律衍生

重疊的是後綴的部分，例如：紅通通、香噴噴、綠油油。有些也可以說是 AB 雙音節重疊後者，例如：孤單→孤單單。不過這些用詞都是有區域性、有限制性的，所以無法成爲一個可推衍的形式。還有 A 里 AB（傻里傻氣、糊里糊塗）、ABAC（賊頭賊腦）等，都較爲有限。宜取常用的幾個詞組，以熟語方式助記憶、應用學習。

八、結論

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對於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士而言，重疊式更是學習上的難點。本研究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之重疊式進行對比，以了解此二詞類之重疊式與基式之間的量性變化的關係。研究佐以 59 位母語使用者的語法判斷測試結果，對漢語動詞、形容詞重疊式進行對比分析。本文依據實證統計所得，證明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確實爲使其程度加深；而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強度）、動作時量（時間）、動作頻次（次數）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雙音節動詞 AABB 特別式重疊，其性質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未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然而，統計結果動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狀況分歧，代表影響動詞重疊式的因素多而雜。筆者試著比較動詞重疊一般式和特別式的差異，以及從是否有明確的動作起始點的動詞進行差異性比較，仍然得到大部分於動量上具顯著差異之結論。總體而言，此實徵研究雖不能完全符合筆者對動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的假設，呈現的數據脈絡或可供未來有興趣者進一步佐證思考。冀望藉此研究之分析、母語趨向性用法之測試與教學應用分析，能提供華語教學者對於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式教學一些建議。

引用書目

- * 于 江，〈動詞重疊研究概述〉，《漢語學習》，1，吉林：2001，頁 35-39。
- 王希杰、華玉明，〈論雙音節動詞的重疊性及其語用制約性〉，《中國語文》，6，北京：1991，頁 425-430。
- 王素梅，〈雙音節狀態形容詞 ABAB 式重疊〉，《漢語學習》，2，吉林：1998，頁 53-54。
- 毛敬修，〈動詞重疊的語法性質、語法意義和造句功能〉，《語文研究》，2，山西：1985，頁 34-41。
- 石毓智，〈試論漢語的句法重疊〉，《語言研究》，2，湖北：1996，頁 1-12。
- 史有爲，《漢語如是觀》，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
- 朱景松，〈動詞式的語法意義〉，《中國語文》，5，北京：1998，頁 378-386。
- 朱德熙，《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 李 珊，《動詞重疊式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 李大忠，《外國人學漢語語法偏誤分析》，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6。
- * 李小梅，〈雙音節形容詞重疊音變的初步考察〉，《語言教學與研究》，1，北京：2001，頁 66-69。
- * 李宇明，〈論詞語重疊的意義〉，《世界漢語教學》，1，北京：1996，頁 11-20。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出版社，2004。
- 呂漢雯，〈日本留學生漢語偏誤分析之一：動詞重疊〉，《漢語學習》，5，吉林：2000，頁 60-64。
- 胡孝斌，〈試論動詞重疊 VV 式與動詞 V 一下式的差異〉，《漢語學習》，2，吉林：1997，頁 18-21。
- 胡裕樹，《現代漢語增訂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
- 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形容詞重疊式研究〉，《語言研究》，2，湖北：1997，頁 68-80。
- 常敬宇，《語用、語義、語法》，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 陳 光，〈現代漢語雙音動詞和形容詞的特別重疊式〉，《漢語學習》，3，吉林：1997，頁 54-58。
- 陳前瑞，〈動詞重疊的情狀特徵及其體的地位〉，《語言教學與研究》，4，北京：2001，頁 48-55。
- 郭 銳，〈漢語動詞的過程研究〉，《中國語文》，6，北京：1993，頁 410-419。
- 郭志良，〈有關 AABB 重疊式的幾個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2，北京：1987，頁 60-70。
- * 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1。
- 張先亮，〈試論重疊式動詞的語法功能〉，《語言研究》，1，湖北：1994，頁 21-29。
- 張理明，〈試論動詞 AABB 重疊式〉，《漢語學習》，4，吉林：1984，頁 1-11。
- * 張國憲，〈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典型特徵〉，《中國語文》，5，北京：2000，頁 447-458。
- 張愛民，〈形容詞重疊式作狀語與作其他成份的比較〉，《語言教學與研究》，2，北京：1996，頁 67-78。
- 趙 新，〈動詞重疊在使用中的制約因素〉，《語言研究》，2，湖北：1993，頁 73-80。
- 鄭良偉，〈時體、動量和動詞重疊〉，《世界漢語教學》，4，北京：1988，頁 73-80。
- * 劉月華，《實用現代漢語語法》，臺北：師大書苑，1996。
- ，〈動量詞「下」與動詞重疊比較〉，《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88，頁 271-279。
- ，〈動詞重疊的表達功能及可重疊動詞的範圍〉，《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88，頁 247-270。
- * 錢乃榮，《現代漢語概論》，臺北：師大書苑，2002。
- 謝 瑛，〈新時期漢語語法 AABB 重疊式芻議〉，《漢語學習》，1，吉林：1998，頁 21-23。

Li, Charles & Sandra Thompson 著，黃宣範譯，《漢語語法》，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198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g, Xiang-Hui & Tian, Xiao-Lin. *Xiandai hanyu (Modern Chinese)*. Taipei: Bookman Book Co., Ltd. 2001.
- Liu, Yue-Hua. *Shi yong xiandai hanyu yufa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aipei: Shita Bookstore, 1996.
- Li, Shan. *Dongci chongdieshi yanjiu (A Study on Reduplication of Verbs)*. Beijing: Yuwen Publisher, 2003.
- Li, Yu-Ming. "Lun ciyu chongdie de yiyi (The Main Function of Reduplication)," *Shijie Hanyu Jiaoxu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1996, pp. 11-20.
- Li, Xiao-Mei. "Shuang yinjie xingrongci chongdie yinbian de chubu kaocha (Pre-Research on the Phonetic Change of Disyllabic Adjective Overlappings),"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 2001, pp. 66-69.
- Qian, Nai-Rong. *Xiandai hanyu gailun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Taipei: Shita Bookstore, 2002.
- Yu, Jiang. "Dongci chongdie yanjiu gaishu (Reviews on the Reduplication of Verbs)," *Hanyu xuexi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 2001, pp. 35-39.
- Zhang, Guo-Xian.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de dianxing tezheng (Classic Features of Mandarin Chinese Adjective),"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2000, pp. 447-458.

附錄：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問卷

漢語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之量性對比分析調查問卷

敬啟者：

由衷感激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本問卷。

本問卷調查目的係為探討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後語感上對其動量或程度的感知。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趨向，故無對錯之分。您的填答將使本研究結果更完善。填答內容僅供研究參考之用，絕不外流，懇請惠予協助。敬祝

順心如意

第一部份：背景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_____歲
3. 教育程度：☐小學以下 ☐小學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4. 語言使用（請以數字標出主要以及次要使用之語言，主要使用者為1，次要為2）：

 ☐國語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其他_____

第二部份：問卷內容

- 【一】形容詞重疊：以下各列形容詞詞彙重疊後，其形容的程度強弱與原形容詞的程度相較變化如何？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趨向，故無對錯之分。請依據個人直覺勾選。

例如：

原形容詞「冰的水」，形容詞重疊後「冰冰的水」，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說「冰水」時和說「冰冰的水」時，兩者感覺表達的冰涼的程度一樣。

☐變強 ☒減弱 ☐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說「冰水」時和說「冰冰的水」時，兩者感覺表達的冰涼的程度「冰水」感覺比較冰涼，「冰冰的水」相對較沒那麼冰涼，所以勾選程度減弱。

☒變強 ☐減弱 ☐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說「冰水」時和說「冰冰的水」時，兩者感覺表達的冰涼的程度「冰冰的水」感覺比說「冰水」時冰涼，所以勾選程度增強。

——(注意以上例題不代表正確答案 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故無對錯之分)——
正式題目：

1.原形容詞「大眼睛」，形容詞重疊後「大大的眼睛」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2.原形容詞「長腿」，形容詞重疊後「長長的腿」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3.原形容詞「薄書」，形容詞重疊後「薄薄的書」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4.原形容詞「車往前直開」，形容詞重疊後「車往前直直地開」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5.原形容詞「東西輕放」，形容詞重疊後「東西輕輕地放」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6.原形容詞「輕巧挪移」，形容詞重疊後「輕輕巧巧地挪移」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7.原形容詞「安心地出門」，形容詞重疊後「安安心心地出門」感覺形容的程度

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8. 原形容詞「辛苦地工作」，形容詞重疊後「辛辛苦苦地工作」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9. 原形容詞「衣服乾淨」，形容詞重疊後「衣服乾乾淨淨」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10. 原形容詞「工作輕鬆」，形容詞重疊後「工作輕輕鬆鬆」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11. 原形容詞「仔細地看」，形容詞重疊後「仔仔細細地看」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12. 原形容詞「雪白的大地」，形容詞重疊後「雪白雪白的大地」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13. 原形容詞「草地碧綠」，形容詞重疊後「草地碧綠碧綠」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14. 原形容詞「嘴唇鮮紅」，形容詞重疊後「嘴唇鮮紅鮮紅」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變強 ☐減弱 ☐不變

【二】動詞重疊：請檢視下列動詞在重疊之後，動詞本身動作的變化與原動詞相較變化如何？分動作強度、動作時間、動作次數三方面。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趨向，故無對錯之分。請依據個人直覺勾選。

例如：

【1】動作量的強度：

原動詞「妳自己想該怎麼做」，重疊之後「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

☐增量 ☒減量 ☐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當他對別人說「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比起說「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時，兩者相互比較，感覺說話者本身表達他認為對方應該好好、認真「想想」某件事的程度，比起說「想」時，「想想」感覺沒那麼強，所以勾選減量。

【2】動作時間：

原動詞「妳自己想該怎麼做」，重疊之後「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

☐增量 ☒減量 ☐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當他對別人說「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比起說「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時，兩者相互比較感覺說話者本身表達他認為對方應該「想想」某件事所該花的思考的時間，比起說「想」時，「想想」要對方花的時間感覺較少，所以勾選減量。

【3】動作次數：

原動詞「妳自己想該怎麼做」，重疊之後「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

☒增量 ☐減量 ☐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當他對別人說「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比起說「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時，兩者相互比較感覺說話者本身表達他認為對方應該「想想」某件事的想的次數，比起說「想」的感覺增加，所以勾選增量。

——(注意以上例題不代表正確答案 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故無對錯之分)——
正式題目：

【1】動作量的強度：

- 1.原動詞「我等他」，重疊之後「我等等他」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 2.原動詞「打頭」，重疊之後「打打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3. 原動詞「求情」，重疊之後「求求情」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4. 原動詞「點頭」，重疊之後「點點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5. 原動詞「伸舌頭」，重疊之後「伸伸舌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6. 原動詞「看書」，重疊之後「看看書」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7. 原動詞「研究這道題」，重疊之後「研究研究這道題」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8. 原動詞「找他商量」，重疊之後「找他商量量」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9. 原動詞「鍛鍊身體」，重疊之後「鍛鍊鍛鍊身體」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0. 原動詞「清理房子」，重疊之後「清理清理房子」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1. 原動詞「車子搖晃」，重疊之後「車子搖搖晃晃」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2. 原動詞「嘮叨」，重疊之後「嘮嘮叨叨」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3. 原動詞「指點」，重疊之後「指指點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4. 原動詞「指點」，重疊之後「指點指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5. 原動詞「來往」，重疊之後「來來往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6. 原動詞「來往」，重疊之後「來往來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2】動作需要花費時間：

1. 原動詞「我等他」，重疊之後「我等等他」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2. 原動詞「打頭」，重疊之後「打打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3. 原動詞「求情」，重疊之後「求求情」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4. 原動詞「點頭」，重疊之後「點點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5. 原動詞「伸舌頭」，重疊之後「伸伸舌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6. 原動詞「看書」，重疊之後「看看書」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7. 原動詞「研究這道題」，重疊之後「研究研究這道題」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8. 原動詞「找他商量」，重疊之後「找他商量商量」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9. 原動詞「鍛鍊身體」，重疊之後「鍛鍊鍛鍊身體」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0. 原動詞「清理房子」，重疊之後「清理清理房子」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1. 原動詞「車子搖晃」，重疊之後「車子搖搖晃晃」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2. 原動詞「嘮叨」，重疊之後「嘮嘮叨叨」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3. 原動詞「指點」，重疊之後「指指點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4. 原動詞「指點」，重疊之後「指點指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5. 原動詞「來往」，重疊之後「來來往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6. 原動詞「來往」，重疊之後「來往來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3】動作量次數：

1. 原動詞「我等他」，重疊之後「我等等他」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2. 原動詞「打頭」，重疊之後「打打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3. 原動詞「求情」，重疊之後「求求情」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4. 原動詞「點頭」，重疊之後「點點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5. 原動詞「伸舌頭」，重疊之後「伸伸舌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6. 原動詞「看書」，重疊之後「看看書」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7. 原動詞「研究這道題」，重疊之後「研究研究這道題」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8. 原動詞「找他商量」，重疊之後「找他商量商量」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9. 原動詞「鍛鍊身體」，重疊之後「鍛鍊鍛鍊身體」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0. 原動詞「清理房子」，重疊之後「清理清理房子」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1. 原動詞「車子搖晃」，重疊之後「車子搖搖晃晃」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2. 原動詞「嘮叨」，重疊之後「嘮嘮叨叨」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13.原動詞「指點」，重疊之後「指指點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4.原動詞「指點」，重疊之後「指點指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5.原動詞「來往」，重疊之後「來來往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16.原動詞「來往」，重疊之後「來往來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增量 ☐減量 ☐不變 ☐語義有變化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Redupl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 Ching-chi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Second Language
Continuing Educ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Mandarin word classes exhibit different kinds of reduplication.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reduplicative forms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and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A, AABB, ABAB) and their original forms (A, AB). Fifty-nine native speakers of Taiwanese Mandarin judged the grammaticality of verbal and adjectival reduplicative forms. According to my results, adjectival reduplication increases the degree of modification (e.g., 'big' reduplicated means 'huge'), while the semantics of verbal reduplication is more complex. I also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teaching of these forms to non-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Key words: verb reduplication,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contrastive analysis